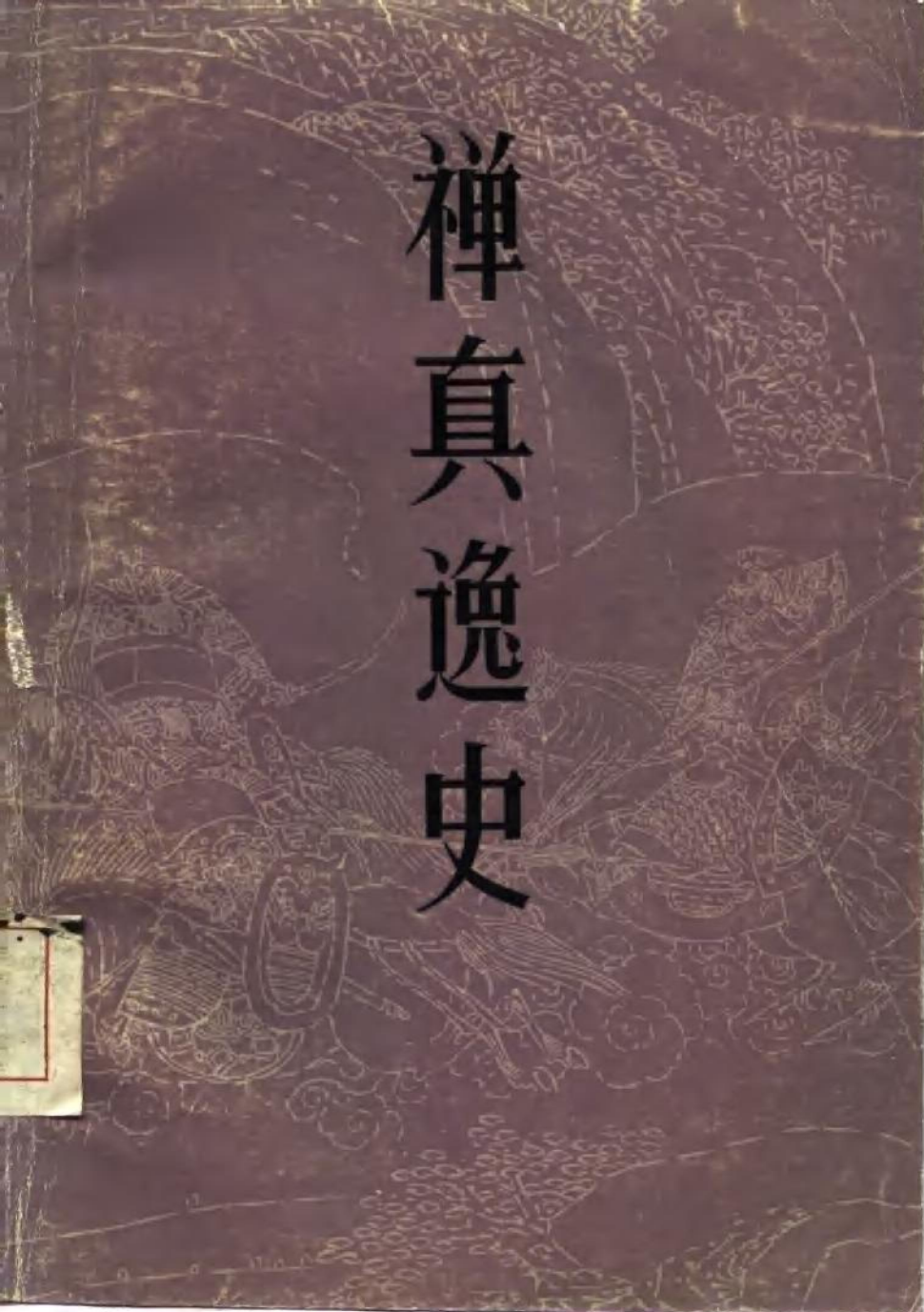


禪真逸史



禅 真 逸 史

清溪道人著

兑 玉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0 印张 2 插页 431 千字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书号 10206·116 定价 3.30 元

奇侠禅真逸史序

禅家以人死而精神不灭，随复受形，故贵修道以练精神。练而不已，以至无□得佛道。是修真练性，即是禅宗而修练，又不是三昧空寂；粗定五戒，则去杀、盗、淫、妄言、饮酒，而大有与儒家仁、义、礼、智、信同精。究根源，则唯以智慧刀割断烦恼，用光明拳打破痴迷，节烈英雄，便是禅真真面目。但世人浮沉世谛，西绊东牵，恍如蛛网粘蝇，愈求脱而愈为缠扰。侠之不有，何处得真？真之不修，从何得佛？此佛地论曰：佛者，觉也。觉一切种智致能开，觉有情如梦惺，觉名佛道焉。若澹然者，正大刚直，卒至归西。杜、薛、张闻李世民兴，共偕学道。是迷途顿觉，尘劫为空；修练皆真，精神不灭。禅家要旨宁有二耶？以奇侠而合禅真，即所谓广颡屠儿与鸠肉长老，更不必说苦说空，而徒沦寂灭耳。导迷开世，在在津梁，又何烦棒喝哉！此书行，禅真之真面目见矣。

赐进士第通奉大夫云南布政司前奉敕整饬行都司提督五卫学政建昌兵粮道仁和诸允修题于静见堂

读禅真逸史

夫佛者，拂人之性，无君无父，夷教也，不容于光舜之世。崇之，是戮民也。予读禅真集，见其彝伦攸秩，节义侃凛。使其人，援其道，而施于国，何倾弗定？顾重抑之，俾不获申，悲夫！其功业稍著于门人，然亦深自韬晦若澹然者，逃禅也，非溺禅者也。

唐太史令傅奕撰

题奇侠禅真逸史

六朝固多奇迹，而传灯法未数见焉，岂逃禅者尽陋，不足录欤？兹于南北史得奇侠禅真帙，醇心侠骨，表表亭亭，谓禅可谓非禅，可幻而真，殊异俗之落障魔而耽空寂者。于品总成其为逸民，于书洵成其为逸史，其间挽回主张寓有微意，只当会于帙外，不可泥于辞中也。余时署润州，簿书之暇，大为击节，谨以数言弁首，作一指禅。

奉政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
提督通惠河道古越徐良辅撰

禅真逸史凡例

- 一、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两朝隆替兴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舆图土宇，灿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词家之班马。
- 一、书称“通俗演义”，非故谐谑以伤雅道。理奥则难解，辞葩则不真，欲期警世，奚取艰深？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兹演为四十回，回分八卷，卷牖八卦，刊落陈论，独标新异。
- 一、史中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媚，清廉婞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么么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而描写精工，形容婉切，处处咸伏劝惩，在在都寓因果，实堪砭世，非止解颐。
- 一、史中吟咏讴歌、笑谈科诨，颇嘲尽人情，摹穷世态，虽千头百绪，出色争奇，而针线密缝，血脉流贯，首尾呼吸，联络尖巧，无纤毫遗漏，洵为先朝名笔，非挽世效顰可到。缕析条分，总成就澹然三子禅真一事。
- 一、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

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其间仿景必真，传神必肖，可称写照妙手，奚徒铅鋳为工！

一、此书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记》、《金瓶梅》等方之劣矣。故其刮削也，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高手，錾勘必悉虎鱼。诚海内之奇观，国门之赤帙也。具眼当自识之，毋为鸱鸣垄断者所瞽。

一、爽阁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后辄弃去。清溪道人以此见示，读之如啖哀梨，自不能释，遂相与编次评订付梓。嗣有古文华札，丽曲新声，脍炙人口者若干卷未行于世，并欲灾才以公同好。先以此试一啻云。

一、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目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用○。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处，则用∪。至于品题揭旁通之妙，批评总月旦之精，乃理窟抽灵，非寻常剿袭。

古杭爽阁主人履先甫识

目次

奇侠禅真逸史序.....	1
读禅真逸史.....	2
题奇侠禅真逸史.....	2
禅真逸史凡例.....	3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14
第三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28
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40
第五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51
第六回 说风情赵尼划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66
第七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82
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100
第九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117
第十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131
第十一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144
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157
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176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194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凤尾林中箭.....	210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鏖兵.....	224

第十七回	古嶠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238
第十八回	梁武帝愎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258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276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	290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	307
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舟	328
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	346
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夺胜金姐	贤士教唆桑皮筋	358
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反图圉俊杰报仇	373
第二十六回	山径逃踪锄秃恶	黄河访故阻官兵	387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401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杜元帅纳言正位	415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	426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牛进迎街惩大恶	440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释怨营坟安父骨	453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472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侠逢朔郡庆良缘	490
第三十四回	善相破法斩冯谦	士开解围推段帅	510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众侠同心归齐国	524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卺	三义侠衣锦还乡	538
第三十七回	罗默迦肆凶受戮	尹氏女尽节还魂	557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孽虎改邪皈释教	570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宴李谔诸贤逞法	587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605
校点后记			625
附录(评)			630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诗曰：

魏帝逃禅建法幢，谐臣媚主激忠良。
纵横铁骑人难敌，婞直金銮气莫当。
不肖游田残稼穡，英雄肮脏厉刚肠。
急流勇退真豪杰，乐道逍遥云水乡。

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酷信佛教，崇尚虚无，长斋断荤，日止一食。轻儒重释，朝政废弛。至天监十六年，诏：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后皆以面易之。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遍处建立寺庙。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钱亿万赎之。后贤有诗讥之曰：

梁武不知虚寂道，却于心外觅真禅。
弑君篡国皆甘忍，煦煦求仁奚裨焉？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内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极其壮丽宽敞。颁诏天下文武官员，荐举材德兼全高僧二员，为本寺正副主持。消息传入东魏来时，魏主临朝，闻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事，暗暗称羨，问侍臣道：“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也创一个大刹，筑起浮

图，召高僧广行法事。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为何如？”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圣寿，下庇苍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颁诏工部知道，择日兴工。朝内大小官员，见了旨意，尽皆不悦，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姓高名欢，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故封王爵，赐袞冕、九锡、剑履上殿。当下众官见了高欢，礼毕，共禀此事。高欢低首无言，沉吟半晌，正与决不下，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高声禀道：“皇上新登大宝，众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贤礼上，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瓯。今乃不明君道，反信异端，建寺筑塔，劳民伤财，甚非治体。主公为朝廷柱石，若不极言谏阻，则社稷险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众官视之，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这将军身長八尺五寸，碧眼虬须，状貌魁伟，膂力绝伦。猿臂善射，箭不空发；使一枝方天画戟，无一个对手；能骑劣马，上阵如飞；立性鲠直，临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爱，早亡，誓不再娶。昔曾随高欢出征，与尔朱世隆大战，高欢兵败，尔朱世隆率军赶来，林时茂匹马截住。世隆部下六员健将：岳铭、程廷锡、王骄、陶钊、尔朱世宁、尔朱敬一齐来战。林时茂独战六将，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五将奋怒力追，林时茂又回身一箭，将程廷锡射于马下，翻身又战四将。尔朱世隆在土山，指麾众军，重重围裹。林时茂撇了四将，一马奔上土山，势如猛虎之入羊群，无人敢当，被他直杀上山顶。尔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时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马，众将校拼死救出。四将亦不敢恋战，救护主将而去。因此高欢得脱大难。班师之后，重加擢用，升为镇南将军，参赞军务。

次后屡建大功，不能尽述。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心下大悦，道：“将军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当面禀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众官俱各欢喜，散讫。

次日魏主临轩，百官齐集，有诗为证：

龙烟日暖紫重重，宣政门当玉殿风。

五刻閤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朝见已毕，高欢俯伏金阶奏事，魏主令内侍扶起，钦赐坐下，其余宰臣侍立丹墀。高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智，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菜，皆未尝谄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收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静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疑端惑民，恐非确论。”高欢道：“陛下身登九五，务要清心寡欲，亲贤远佞，成就圣德，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以为修善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臣请为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虚无，绝灭人伦，悖逆天理，误天下之苍生者也。人禀阴阳之气，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理所必有。假令尽皈佛法，则灭而不生，人无遗类，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难育，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乎不得已，谅非其本心也。

虽云扳缙削发，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不能遂其所愿，轻则欲火煎熬，忧思病死，甚且逾墙窥隙，贪淫犯法，而不之顾。至于佛会之说，其恶尤著，科敛人财，聚集男女，阳为拜佛看经，暗里偷情坏法，伤风败俗，紊乱纲常，莫此为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养人群，若从释氏戒杀之说，则兽蹄鸟迹，充斥宇宙；鱼虫鳞甲，填满江河，人生又何赖焉？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坐关实无罪之囚，讲经为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削发者，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圣人为民立教，仕禄于朝，农耕于野，商趋于市，工习于艺，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惟此缙秃，暖衣饱食，游手好闲，口诵弥陀，心藏荆棘，蠹国害民，又莫此为甚。其罪二也。凡人既脱红尘，以皈净觉，则宜布衣蔬食，随缘而足。今之沙门，贪鄙万状，有如叩头乞食，剜肉点灯，屈膝桥栏，匍匐途路，沿门打坐，送渡求钱，此丧廉失耻，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书符咒水，请圣参禅，惯分缘簿，善说因果，摇唇鼓舌，此僧而幻术，以求富者也。谈禅说法，塑佛印经，建寺建庵，修桥砌路，此又假公营私，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至于涉险履危，梯山航海，贱入贵出，贸易开张，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贾者也。更若钻仓掘洞，鼠窃狗偷，据山掳掠，谋财害命，丧心肆恶，此则僧而贼盗者也。又若鬼计神谋，争田夺产，倚官托势，贿赂公行，争讼以求必胜，图谋以期必得，博弈赌钱，酗酒宿娼，逞无厌之欲，以为师徒衣钵计，此则僧而贪婪奸险，持诈力以乱天下者也。僧为世蠹，又莫此为甚。其罪三也。负此三大罪，重佛何为？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振纲肃纪，崇正辟邪，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释教之谬，实所未闻！臣愚

黷，冒渎天听，伏乞圣涵。”

魏主闻奏，微笑道：“朕闻相国所言，已洞见缁流之妄，但佛称三教之魁何也？往往显灵护国，阐法济民，亦似有益于人世。相国不可不察也。”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唯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为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出烧香，邀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捐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易以惑人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论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谚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寄迹禅林，游游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通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天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切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缴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

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邬洋削职为民，永不

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扬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

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烈火，酒色财气，博弈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僮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谀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材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

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轴，故名系舟嵬。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险峻。但见：

巍巍万丈，叠叠千层。四围翠柏参天，遍岭苍松蔽日；翠柏上但见猿呼，苍松顶唯闻鹤唳。昏沌沌云封山岫，黑沉沉雾锁山峦，榛棘里虎狼逐队，草丛中狐兔成群，呜呜咽咽，山禽鸣古树高枝；习习潇潇，岚气吐崦岩幽壑。深林蔚秀，从教健翮飞腾。大麓宽平，一任良材驰骋。惊心处，无非水怪山妖；触目间，尽是闲花野草。只见潺湲飞瀑布，屈曲路峻嶒；不闻鸡犬之声，罕见行人之迹。正是：攀藤附葛犹难上，涉险登危路怎行？

却说众人打攢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见一

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走，真个是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清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畈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哪里肯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高澄即叫军士将索捆缚扛去。

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簪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攢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高澄还嚷道：“将这厮锁了，送到县衙去！”此时，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势耀，谁敢向前？只得远远站立观望，互相唧哝道：“没天理！这时候雷公哪里去了？”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什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复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

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蹠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子尽情蹠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没分晓！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狗职，也与村牛一样！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是何等样抬举。你得到今日，不思报本，反与村牛分疏，抵触俺，可恶可恶！”众棍徒一齐嚷道：“这是甚么鸟官，敢来触犯公子！”林时茂骂道：“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明日对丞相面讲，把你这干人尽行驱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众人：“与我打这厮！”众军士见说，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动手。林时茂发话道：“今日不与你角嘴，明日早朝后，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回头吩咐齐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齐德磕头道：“深谢老爷恩德！”爬起来一步一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慢不为意，一头笑一头骂，也进城中去了。众人领赏散讫。

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齐赴会议堂，参见高欢，共议朝政，至巳时皆散。高欢将欲退堂，林时茂向前道：“总

参有事禀上主公。”高欢问：“有何事说？”林时茂将高澄打猎，踏坏民田，打伤齐德之情，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又道：“公子终日游荡，不理正务，淫人妻女，僭人产业，为害不浅。不知何处寻来一伙无籍恶少，引诱公子，无所不为。若是圣上闻知，主公面上须不好看，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晓谕公子改过，不惟主公之幸，天下亦幸甚矣。”高欢听罢道：“孤已知道，将军请回。”林时茂拜辞自回。

高丞相上轿回府，厅上坐定，唤管门官进来，问：“公子在外，一向作何事业？”管门官道：“公子在府则攻书史，出外则习弓马，并无他事。”高欢怒道：“总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诱，若不直言，先斩汝首！”管门官见丞相发怒，惧怕，只得跪禀说：“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无赖之徒，终日饮酒作乐，出猎游戏，常打乡村百姓，坏了田中禾稼，吃了人家鸡犬。这些百姓，一来感老爷德政，二来惧老爷法度，敢怒而不敢言。街坊上乱纷纷说公子的过失，此事是实，余者不知。”高欢将管门官喝退，当下怒发冲冠，坐在堂上。

午牌时分，只见高澄醉醺醺回来了，高欢骂道：“你这畜生，在外做得好事！若非林总参禀知，几被汝所误！”喝令军士：“拿下斩首！”原来高欢的军令极严，众军士不敢不遵，只得将高澄松松缚了。且未动手，早有人报入衙里，只听得当地一声云板响，传出堂来：“夫人请老爷议紧要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所生四子，独爱高澄，当下闻报，惊惶无措，急请高欢劝道：“丞相差矣！父子天性之恩，况儿子不犯军法，何故致之死地？只是训海一番，教他改过便了。”高欢道：“夫人不知，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在外生事害民，非止一端，为祸不小。异日干出事来，